

百尺梧桐閣集



清人別集叢刊

百尺梧桐閣集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百尺梧桐

閣詩集

舊序

余客廣陵五閱月汪子蛟門每過余論詩聽其言皆有法度旣彙其所爲詩屬余序余爲窮數日之力瀏覽無遺愛其清淡整暇莫可指摘乃作而歎曰豈不信哉觀人者觀其所推許之人觀人之著作者觀其所推許之人之著作可知也我友汪氏茗文王氏阮亭之著作今天下稍知向學者莫不口誦而心儀之矣茗文性狷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責育不能揜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稍寬假我與兩公游五六年來

未有不時時與我言蛟門也我去年秋出國門茗文
送我執手言曰子歸必游廣陵游廣陵則我宗人蛟
門可與子友也阮亭送余言亦然今讀蛟門之詩於
兩公言益信然使兩公生平肯輕推許人或稍寬假
人之詩文者卽稱述蛟門甚當亦無以服余之心則
甚矣余之愚又何待盡讀其歷年之詩後知其詩之
莫可指摘也況蛟門之足重於天下者又不僅以其
詩余嘗見其古文辭能自審於先民矩矱而神明於
漢東西京閒又不僅以其古文也余聞其鄉黨宗族
之論皆稱蛟門事親孝事兄恭擇人而友之敬而能
和其立心也澹蕩而高明漢詩曰大海蕩蕩水所歸

高賢愉愉民所懷每私計天下之大誠得含文蓄學
樂友良士出於至性不爲空言煦煦可憐之色若若
文阮亭蛟門比者數十人落落分布天下以余輩窮
愁之人游屐所至卽得與晨夕論交久而無倦余身
雖放廢而神情不傷矣吳下計東甫艸謹譔

序

傳稱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夫子譏誦詩三百不能
從政使四方蓋詩之爲用大矣自朝章國故以至民
風土俗莫不見之於詩自山川人物以至蟲魚艸木
莫非所以爲詩或以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
而盡忠孝非夫才敏博通者莫之能爲是以文學之
士常在主左右楚懷任屈平出對賓客入議國事
漢武用司馬嚴朱之徒侍從帷幄發策殿廷陳琳王
粲魏武以之從軍沈約范雲梁主用之開國自古詞
人之職其重如是迨其後爲詩者止於雕繪風雲流
連光景其人不必有用於世而世主亦莫之省於是

有窮而後工之譚有不平則鳴之論一似山林放廢之所獨爲而非有位者之所得與詩人之失其職久矣翰苑之官以及轉郎給舍竝古所謂文學侍從之臣宜人人嫻於辭賦乃古今能詩者不皆出於其中居是官者未嘗以不能詩爲恨一旦有封山薦廟頌德銘功之事誰任載筆此亦學士大夫之責矣余以謫陋之資讀書中祕於詩竊好之而媿未能涉其門庭所相與晨夕唱酬者有汪子蛟門蛟門海內才傑士也於學無所不窺下筆妙天下而尤長於詩家於廣陵當舟車之衝日與四方賢豪相應和江湖湖波上下吞吐故其詩雄爽而激發來官京師入直綸閣

掌故章程靡不練習故其詩典實而春容兵興多事
慨然有聞鼙枕戈之志奉諱廬居銜悲風木忠孝至
性鬱積於中故其詩忼慨而深沉讀其詩知爲博達
之才經世之器其與鏤月裁粦蚓竅蠅鳴者相萬萬
也晉汾水秋風之篇至於人主歎息楚客仁離之作
因之坎壈終身詩人之窮達亦繫其所遭

皇上加意稽古禮文之事方

詔公卿延訪才俊而蛟門以博雅弘通哀然爲舉首
今雖守制堅辭

天子且心識其名異日擢居禁近前席論思出入
風議樹立日益奇偉俾千載而下慶蛟門之遭逢而

知詩人之果有用於世也不亦休乎謹書以俟之時
康熙十七年夏四月崑山徐乾學謹序

凡例七則

一茲集編年始自康熙元年壬寅隨年增入卷無定數前此少作自志學以來卽事拈弄不過風雲月露語涉兒戲悉從刪削癸卯秋舉省試入京始得山川友朋之助弃去帖括肆力爲詩十餘年奔走南北觸緒寫懷凡所得詩十存四五雖詩不必工而意之所寄亦不忍弃用志歲月

一余學詩初由唐人六朝漢魏上溯風騷規旋矩折各有源本不敢放逸庚戌官京師旅居多暇漸就積唐涉筆於昌黎香山東坡放翁之間原非邀譽聊以自娛詎意重忤時好羣肆譏評故茲集前後竝存俾

覽者知余本末而亦自驗所學一變再變誠不自知其非矣

一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曲禮云喪復常讀樂章則居三年之喪不當從事於詩書明矣然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去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無一不準乎禮旣不暇讀書又何忍爲詩顧今人則有甚於作詩者佗不之謹而唯詩是戒誰欺乎竊謂古今工詩者於君臣夫婦朋友兄弟之閒必三致意焉獨於父母生死存亡見於詩篇者寥寥無聞何與故余居喪以後所爲詩存而不刪且悲哀之情鬱積於中間俗詩以發之非敢比於南陔白萼蓼莪明發

之意祇用述哀兼明余之不敢自欺耳有援禮臯我者敬謝不孝而已

一生平往還疇贈朝廟山林名卿賢士苟非道義樂交縞紵夙契不敢假藉閒有至好或地遠會稀倡疇無自詩遂罕見不敢僞設至於稱謂爵尊而誼親者書官書地不敢書字唯稱某公以尊異之舊屬知己淵源閒稱先生以別之近代師生必稱夫子不知何本蘇長公作六一居士集序稱歐陽子知者以爲至尊李太白作詩贈孟浩然曰吾愛孟夫子則朋友之通稱矣古人彼此稱名今固不可凡我同好書官書字槩從古雅幸勿臯我狂傲

一鄙作已鈐版者舊有鳳皇臺上詩敬亭游艸五入燕集南徐倡和詩吳門游覽詩久爲敝帚槩已焚毀偶存一二以志游迹凡操選諸名家或不鄙弃以此集爲定舊本幸勿復收

一近人刺集多乞時賢時賢序文弁首甚至序多於集鄙性不喜爲人濫作序故亦不敢以此苦人自知言不足傳乃欲竊附於大人先生媿矣凡見贈舊序分屬各集未便復入全橐唯存計子甫艸一篇不忘我故人耳大雅鑒之

一余詩屬艸皆出手錄不假童奴而酒邊琴下率多遺落故卷無次第字設模餉茲刻刪定家兄叔定力

爲多而校讎古字去俗從雅則同里蕭子雲五之功
凡五越月乃告成事是不可泯

皇清康熙十七年戊午仲春懋麟自識於十二硯齋